

<<活动变人形>>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活动变人形>>

13位ISBN编号：9787020044672

10位ISBN编号：7020044670

出版时间：2004-5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王蒙

页数：33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活动变人形>>

### 前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社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出版优秀长篇小说选拔本，集中展现了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风貌和水平。

新时期以后，长篇小说创作的数量大增，题材、风格、手法亦日趋多样。

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二〇〇四年五月，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收入了二十五位作家的作品。

这些作品或以厚重见长，或以独特取胜，或曾引起强烈反响，或为读者喜闻乐见。

丛书出版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这次重新出版时，我们对原丛书书目做了调整，增选了一批作品，同时将其中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归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

这样，“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的选目更趋完整、全面，且与我社已出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等两套丛书互相衔接、照应，使读者能够从不同的阶段和角度更加清晰地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和整体风貌。

我们对所选作品做了文字校勘，部分作品由作者进行了修订。

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 <<活动变人形>>

### 内容概要

这是我看到的王蒙小说中最让我感到一种疼痛的作品，王蒙的小说一般以智慧和潇洒见长，很少耗费了王蒙自己的血肉，即使那些以自己为模特的小说，王蒙也大都以过来人的通达自嘲了之。

自嘲是王蒙的解剖刀，自嘲又同时是王蒙的盔甲。

王蒙常常用自嘲来消解好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已经成了王蒙式的招牌菜了。

但《活动变人形》可称为呕心沥血，这是王蒙第一次以家庭作为背景来写作小说，而且又是与自己的身世相关的背景，这部曾被誉为审父之作的小说其实具有经典作品的多种要素，比如小说中那种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对峙，不仅父辈没有能够解决好，在我们今天更为明显和突出。

《活动变人形》所对应的那种文化困境，在我们今天有增无减。

虽然王蒙有好多优秀的小说，后来的“季节”系列在写作的时间和情感上更为投入，但我个人认为《活动变人形》是其代表作。

## <<活动变人形>>

### 作者简介

王蒙（1934 - ），河北南皮人，生于北京。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以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青人》引起社会关注。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六十年代调往新疆。  
1978年调回北京作协，历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  
1989年辞去文化部部长之职，专心创作。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及大量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等。  
有《王蒙选集》四卷。

<<活动变人形>>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续集.....

## &lt;&lt;活动变人形&gt;&gt;

## 章节摘录

书摘 于是他取消了喝茶的欲望，他搬动了一下藤躺椅。坐下去，用脊背对着翻倒了的门，他继续吸着烟草粒装得极不均匀的“大婴孩”。纸烟有一种苦臭的霉味。他抬抬眼皮，看到了迎面墙上高悬的一条横幅：难得糊涂。小字是：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是拓的郑板桥的字，他买了不太久。他努力体会这种糊涂哲学的精髓。在心情好的时候，他觉得这种糊涂哲学有理，有用，妙，能安稳人。一次又一次地诵读和体味，他确实有一种心平气和、万事无可无不可的平静感。他佩服这种精妙而又通俗的概括。既可以自慰超脱，却仍然流露着嘲讽。与郑板桥相比，他承认自己是太浅薄浮躁了啊。

然而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在现在，这四个字他完全看不进去。抬起头，抬起眼皮，从躺椅上仰视“难得糊涂”，他本来想借郑板桥来抚平自己的糟透了的心境。谁知他越看越格格不入。越看越生气。

好一个难得糊涂!糊里糊涂地生，糊里糊涂地死，糊里糊涂地结婚，糊里糊涂地生子，糊里糊涂地爱，糊里糊涂地恨，糊里糊涂地害人，糊里糊涂地被害……这叫什么人生，什么哲学，什么文化，什么历史!为什么我要这样糊里糊涂地来，糊里糊涂地过，糊里糊涂地走?早知这样糊涂，又何必投生为人，糊里糊涂地走这一遭! 呜喝，怎么这人对人就那么坏，那么狠，那么狡诈!养个猫养个狗，那就不用说了，它跟你有多么亲!就是把生在树林子里，祖祖辈辈野惯了的鸟儿养在家里，见天喂它食儿，它也跟着你!从小在庙会上，她就见过黄鸟叼钱的：你手心里放一枚铜钱，黄鸟飞来叼去，送到它的主人那里。

人们好奇地问养鸟的人，你怎么训练鸟的呢?怎么它就不飞呢?驯鸟的人回答说，没有啥，就靠一把米呗。

静宜对于倪吾诚，奉献的可不是一把米。

是整个的身，整个的心，整个的自己。

结婚十几年，她做过一件对不起倪吾诚的事吗?倪吾诚能有今天，离了她和她家行吗?多少的爱，多少的恩，他就一点儿也不往心里走吗?远里不说，就去年十一月，他做了多么缺阴损德的事!用作废了的图章骗她戏弄她让她丢人现眼。

他一连三天不回家在外面寻花问柳寻欢作乐。

她和孩子们是粗茶淡饭、忍饥挨饿。

他呢他是山珍海味声色犬马。

她和孩子们是贫民舍哥儿，寒窑里的花子。

他呢他是公子王孙皇宫里的阔少。

真是寻欢酒肉臭，家有冻死骨!就这样一个匪类，一个令人发指的无情无义无忠无孝无慈无爱的臭流氓报应了。

老天有眼，降灾惩罚，他病得是三魂出窍、气息奄奄，性命危在旦夕，与阎王殿只隔着一层纸!我当时真想不管他，让他臭在那里烂在那里停尸在那里卷上破席扛出去……可再一想，究竟是我的结发丈夫，我的孩子的父亲。

人心都是肉长的，讲的是以心比心，以心换心，讲的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倪吾诚倪吾诚，你总也还是个人，你究竟还生为人形，说着人言人语!我的好心我的善心我的菩萨心我的唾面自干的心你就一点不懂得?我救了你的命!我卖掉了自己最后的一点体己给你请医生买药，给你买鸡蛋煮挂面。

## &lt;&lt;活动变人形&gt;&gt;

还是天生的你该吃好的我们娘几个该在一边看着?我的体己钱还为你还了账!你胡作非为丢了事由,堂堂七尺之躯让一无职业二无收入三有老小的一个女人养着你,你就不惭愧吗?你就不知恩吗?你就不知道好吗?你就不知道这是爱吗?你张口爱情闭口情感,你病着臭着烂着哪个花过你的钱跟你又情又爱的娘儿们来看过你一眼?你那些情呀感呀自呀由呀的破鞋烂袜子都哪里去了?说实话这回我自己都没料到我能这么善这么慈这么为你一个不成材的东西牺牲一切,大概我真是前生该着你来生欠着你今生爱着你的吧?我要用这种善心爱心喂一只狼养一只虎,这只狼这只虎也该跟我亲亲的了吧?而你呢,你不算人,你也不如狼虎不如禽兽!你是吃饭砸锅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你日子刚好一点刚找着事由立刻就对我们娘儿几个下毒手!你比蝎子还毒比狐狸还猾!你骗得我好苦.....你骗得我又有了身孕!你整天说的那一套“卑鄙龌龊肮脏野蛮下流无耻”云云不是放在你自己头上正合适吗?你不是真正做到了最卑鄙最龌龊、最肮脏最下流、最野蛮最无耻吗?你不是缺了你倪家祖宗八辈儿的阴,把损招子想绝了把黑心事做绝了吗?人这个东西怎么能这么坏,能这么阴,能这么毒,能这么狠呢!我真后悔,我真后悔我这么傻呀!我还以为我的善心能感化你呢!我还以为你从此能走上个正道呢!我还以为你能怜恤你自己怜恤我们呢!这就是我自己找病,这就是我活该倒霉,这就是我倒了血霉呀!这就是我自己活该天诛地灭了!人呀,千万不能怜惜人呀!人呀,你怜惜他,他可不怜惜你呀!人呀,你要是怜惜人的话,不论是至新骨肉,不论是夫妻父子,你要是动了善心,你就愣是掉了脑袋也不知道怎么掉的呀!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文学是火热的。

文学是寂寞的。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又是初春!多么艰涩的书稿,多么扰人的喧闹的车马,多么遥远的向往、疑惑和沉醉.....终于又短暂地与你聚首,与你幽处。

在四面环山的荒寺,在寒风仍然盘旋的地方,在树枝依然干枯却又鼓胀起它的苞蕾的时刻。

你幽幽鸟鸣,你风和日丽,你无言的炉火,你仍然成形的灰烬,你早已热透却总是沸腾不起来的壶水,你千回百转、低吟浅唱,你嘶嘶的耳鸣,你静夜的星光,你如死水微澜的旧事,你久已逝去的那么众多的岁月! 人算得了什么?人的快乐和痛苦算得了什么?人的因为爱,因为恨,因为悲,因为喜,因为卑劣和因为崇高而互相施加的碾轧,互相赠予的苦难算得了什么?想起来,记下来,写出来的这些苍白的文字和灰暗的纸张又算得了什么?真实的和做作的闹嚷又算得了什么? 荒山。

废弃了的梯田。

合格的与不合格的鱼鳞坑。

成活了的与半死不活的桧柏树苗。

成千上万的铁镐铁锹。

红的、黄的、绿的草。

仍然不肯从枝头抖落的枯叶。

缓缓地升腾着水汽的茶杯里的新茶。

遍地春风又一年。

于是在难得邂逅的孤独的温柔体贴的鼓舞下,我继续写倪家的家庭故事。

倪吾诚要了一个砂锅白肉,一个爆两样,一个炸鹿尾。

酒?好吧,就要酒。

四两?您喝酒吗?医生不让喝,那就二两。

温一温,行。

还要什么?您还要什么?不要什么了,好吧,不要什么了。

砂锅居的伙计弓腰站在那里似乎不想离去。

您还要点什么?他的这话里包含着潜台词,他是在责备这二位穿着体面的老少爷儿们叫的菜太寒酸。

本来想请杜公去吃谭家菜,本来想请杜公去北京饭店吃酒,本来想请杜公至少去东安市场的国强西餐馆吃法式大菜,那是全城惟一的一年四季都卖冰激凌的地方。

他把他的这些美好的意图,慷慨好客的意图早早地告诉了杜公。

## &lt;&lt;活动变人形&gt;&gt;

一开始，听到他的即将邀请的通知杜公不好意思地笑一笑，怎么好意思叨扰您呢？他的笑容说的是这个。

后来这种邀请的未来时表述听得多了，杜公笑得更不好意思了。

你何必老是说请客请客却又始终不见请客呢？杜公替倪吾诚觉察出不好意思来了。

杜公名杜慎行，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教授。

他因为老母病笃未能与友朋撤向大后方，留在被日军占领的北京了。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来，他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四十多岁就留起了长长的胡须，人们都不再叫他的名号，而称“杜公”。

他的高深的学术造诣使日本人也敬他三分。

又由于他曾在日本留学，操一口流利的日语，日本人更是对他有好感，千方百计地争取他。

常常传出流言，说是杜公即将出任某某大学的校长、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和其他学界要职。

杜公听了，垂下眼帘，微微的一个冷笑，此外并不说什么。

倪吾诚对杜公的崇拜是真诚的。

当然，为了自己的地位、职业、前途，结交杜公这样的名流也是必不可少的。

至于请吃谭家菜或法式大菜，可以说与这种崇敬与庸俗的利己打算有关，也可以说与任何崇敬或庸俗无关。

倪吾诚喜欢请熟悉的或陌生的人吃饭，甚至不管对方是什么人。

倪吾诚也同样喜欢、也许有时是不自觉地更加喜欢被熟悉的或陌生的人请吃饭，同样不管请他的是什么人。

他的性格是慷慨好客。

他的信条似乎是有吃无类。

倪吾诚越长越潇洒了。

一身瓦灰色西装。

裤缝笔挺的裤子遮掩了过细的和弯曲的腿。

放光的领带似乎也冲淡了衬衫领子的不洁所带给人们的寒碜印象。

高大挺拔的身躯，特别是那挺直的胸脯，略显方形的脸庞，圆圆的小眼镜，明亮的和表情丰富的眼睛，突起的喉结，还有满脸的亲切的笑容，这一切构成了一种在四十年代初期日伪占据下的北京难得见到的风姿。

所以静宜常常骂他“根本不是中国人”。

这也正是他自己感到骄傲的地方，他没有中国的特别是孟官屯与陶村的成年男人的那种几乎无一例外的拱肩缩颈麻木不仁的呆相。

他实际也还是相当务实、相当“顾家”的。

正是由于这种务实顾家的考虑使他在请杜公吃饭的夙愿终得实现的这个中午，在夙愿实现的一刹那间，突然不由自主地把请饭的规格降低了八度。

不是海鲜，也不是西菜，他把杜公拉到了便宜实惠的砂锅居，点了几个同样便宜实惠的菜。

这位于北京西城缸瓦市的砂锅居，起初压根儿就是专为穷秀才们、为进京赶考的极少数候补官员和大多数候补孔乙己们开设的。

它做来去做，无非是猪身上的肥肉瘦肉、头蹄下水，一贯以物美价廉著称。

倪吾诚硬着头皮顶住了跑堂伙计的不依不饶的压力。

一时间，杜公只觉得无比尴尬，他觉得被一个热情好客而又无力慷慨的人请吃饭，实在是人为制造的一大痛苦。

他害羞，他抱歉，他觉得正是他杜慎行欠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倪吾诚一顿谭家菜海味筵席。

他下决心一定在十天之内还情，还请倪吾诚到恩成居去吃一顿。

倪吾诚的尴尬则不超过一瞬间。

他喜欢交际，健谈，有说有笑，开怀畅笑。

名为“鹿尾”实为猪大肠的炒菜端上来了，盛酒的锡壶端上来了，锡壶的下半身泡在一碗热水里。

杜公说了，不喝酒。



## &lt;&lt;活动变人形&gt;&gt;

倪吾诚给自己斟了温热的一小盅。

他呷了两口，又吃了两筷子猪肠。

他的两眼大放光芒，他的面孔喜形于色，他的声音也洪亮了许多。

“请吃，请用一点，杜公，不要客气！”他优雅地摊开手掌，让着菜，倒像桌面上已经布满了仨盘俩碗，山珍海味。

哈哈，我很高兴。

杜公赏光，小子何德！这是我的honor(英语：光荣)！荣幸之至。

按照法国人的说法，这叫做，叫这个(底下是一串含糊不清的发音)……我在学法语，是的，我在学法语……你没有见到那位年轻的欧洲汉学家施特劳斯·沃尔夫岗吗？中文名字叫什么——史福岗，很可爱的。

他本来学符号逻辑，后来又学心理分析，最后被中华文化之乎者也给征服了。

外国人吃了咱们的迷魂药，喝了咱们的迷魂汤就更醒不过来了。

政治，他说过他不管政治。

中国有政治却没有社交。

更没有爱情。

几千年的文明史却从来不允许有爱情。

当然康德也没有爱情，他生活在一个小城里，连每天散步的路线都是固定的与不可改变的，这就是铁一样的德国学人。

我本来要请史福岗先生一起来吃午饭的。

他到天津去了，他和一位天津——女学生在谈恋爱。

这就是洋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爱情。

而中国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勾心斗角，哪里都有人勇于抓奸，为抓奸可以几夜不睡。

我的老师胡适之先生就说过……他说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这就是哲学。

哲学就是李尔王。

当科学的各门各类发达起来以后，哲学就破产了。

这正像李尔王把他的财产分给了自己的孩子，最后，自己什么也没剩下。

不知道是不是罗素说的，他说哲学就是一只瞎了眼的猫在一间黑屋子里捉老鼠——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俗话“瞎猫碰死耗子”，因为大概是罗素说了，那只老鼠并没有在那间黑屋子里。

这样，不论是瞎猫还是二目如电的猫，不论多么能干也抓不到想抓的耗子。

当然，天道有常，也就是天道无常。

至少，应该热情，应该大方，女孩子就应该打扮自己。

在国外，如果你称赞一个女子长得漂亮，她会十分感谢你。

在中国，如果你称赞一个女子美丽，她会打你一个嘴巴，骂你一声“流氓地痞”！谁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我们这一代是不行了。

希望在下一代。

然而我的大男孩子的右脚的二拇趾压迫着中趾。

当然，我还年轻，我要做学问，我要做一番事业。

少壮不努力，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一寸光阴一寸金！用法语说，就是……杜公，该你赐教一二了，我说得太多了，你说是不是，尊意何如呢？一开始，杜慎行听着挺不错。

倪吾诚讲得热情爽快，潇洒开阔，自由奔放，既有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气概，又有明察纤毫、实话实说的精细。

说起什么都兴致勃勃，颇天真，还真有点赤子之心。

你看他两口酒三口菜下肚以后，是何等的精神焕发，神采奕奕，那样子简直像是突然做了皇帝！小伙子精神头、个头都不错。

只是进砂锅居时样儿有点寒酸。

也赖自己俗气。

## &lt;&lt;活动变人形&gt;&gt;

看他吃起来是多么快乐，待起客来是多么真诚慷慨，谈起话来是多么豪爽，北方男儿，确实呢！但听下去，他就变得困惑了。

杜慎行是一个一板一眼、读书、做学问、做人都十分认真的人，他与别人谈话，听别人说话都是认真的，是真正的洗耳恭听。

但倪吾诚究竟是要说什么呢？中心何在呢？目的何在呢？从半年前就邀他，热情得要命，就为了滔滔不绝而又不知所云地给他讲上一通东拉西扯的闲话吗？你说他没有学问吧，他旁征博引，不无根据，懂几种外文，有些思想见解虽属皮毛，倒也犀利。

你说他有学问吧，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难道这是做学问的人的谈话法吗？他现在问“杜公”的见解了，又是问的对哪个问题哪个话题的见解呢？杜慎行困惑了。

其实倪吾诚的询问只是出于社交的礼貌。

他的思想正像他的说话，机敏，犀利，开阔，散漫，飘忽不定，如风如雨，如雾如烟，自己也觉得难于把握。

从他上了高中，老师们对他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一种人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例如国文老师曾经给他的一篇作文打了一百五十分。

一种人认为他是一个废物，例如历史老师与生理卫生老师就在一起讨论过，需要不需要找倪吾诚的家长谈一谈，严肃地建议其家长带倪吾诚去洋楼(教会医院)的神经科(当时还不懂神经科与精神科的区别)看病。

倪吾诚见杜公未能回答他的提问，他非常礼貌与友好地一笑，接过话头，继续海阔天空地扯了下去。

他讲了几句佛学，讲了游几个寺庙的情况，忽然感慨地说：“中国人的毛病在于不会用概念，也不讲逻辑。

比如我上次去卧佛寺，在西直门我问一位卖大麦仁粥的小贩去卧佛寺怎么走，他东南西北地乱说了一通，越说我越糊涂。

其实，把概念用好了，很容易讲清楚。

首先要有西山的概念，其次要有香山的概念，第三有了卧佛寺的概念……”

## <<活动变人形>>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惊讶地发现王蒙已经把小说把玩于股掌之间，小说正在发挥他的最大可能性，有研究者认为王蒙是网络文学的首创者，因为在他的小说中，那种随机性、及时书写性已经有了很大的空间。当时中国的小说还普遍停留在写实的层次，而王蒙已经飞跃起来，进入到一个新的文学空间。

<<活动变人形>>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